

# 樣板戲的再崛起

□白杰明

文藝生活

樣板戲又唱起來了，它刺傷了老、中年兩代人的感情，勾起了十年文革的恐怖回憶，但它到底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現象，應當挖掘研究。

## 表叔又回來了

「我家的表叔數不清，沒有大事不登門。雖說是親眷又不相認，可他比親眷還要親。爹爹和奶奶齊聲喚親人，這裏的奧妙我也能猜出幾分。他們和爹爹都一樣，都有一顆紅亮的心。」

李鐵梅在樣板戲《紅燈記》的這一段唱詞在大陸上將近十載的沉寂後忽然間又廣為演唱起來了。香港和海外華人的青年也許熟知「表叔」這個專指內地蒞港共幹的「愛稱」，但知其來源的人並不多。鐵梅的清澈的聲音不僅常在內地演唱會和公眾場所能聽到，而流行音樂愛好者也不會覺得它有任何「差強人意」的地方，因為樣板戲也配上了流行音樂，「改革」成為的士高現代戲了！

樣板戲現代化是去年中國舞台的又一件怪事，主要標誌是在北京組織的一個所謂「南腔北調大匯唱」的演出。大匯唱舞台演出由電視廣播了，直接和間接的「社會效果」錯綜複雜。在京城青年（即大致上三十五歲以下的人）歡呼和喝采聲中，也有爭議和咒罵的畫外音。

大匯唱集中國地方戲曲之大全，有樣板戲選

段，還有豫劇《花木蘭》、評劇《劉巧兒》、黃梅戲《打豬草》和京劇《女起解》的選段，甚至還有電視劇《四世同堂》主題曲以及老北京街頭叫賣調的士高化板本。致力於「敢叫日月換新天」的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名叫溫中甲的作曲家，他把「南腔北調大匯唱」錄製成磁帶，並請了一位喬羽先生寫說明書。喬就溫等人這個嘗試的意義寫道：

「我在想像着，如果經過我們的探索和努力，使我們在藝術創作上尋找到一種可能性——既是繼承的，又是發展的；既是古老的，又是嶄新的；既是歷史的，又是今天的——那就好極了。」

「當然這是如意算盤，如果打得好，那將使我們在藝術世界中獲得極大的自由，學會許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領，真正做到雅俗共賞，老少咸宜。如果打得不好，乖乖啼啼，那也將要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對與奚落；以傳統自居者會嗤之以鼻，說你是胡鬧；一代新人會感到莫名其妙，給你一個置之不理。」

大匯唱的磁帶上恰巧錄上了《紅燈記》裏面那段「令人難忘」的唱詞。在樣板戲「迴煞」的日子裏是《紅燈記》的那幾句：「栽甚麼樹苗結甚麼果，



▲當年的樣板戲，今日個別唱段再次登場。

撒甚麼種子開甚麼花」，也正好挨到了老中年人的斥責。一位評論者聽到了多年久違了的唱段，火冒三丈，在民革辦的《團結報》上指摘這種利用傳播媒介散佈早已否定了的「赤裸裸的反動血統論的說教」（《團結報》六月十四日，趙炳耀文）。他還說，「這句話一點也不新鮮，它只不過是千百年來封建地主階級早已唱盡了的『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鳳生兒打地洞』這個老調子的改頭換面而已。」有趣的是，趙甚至把最革命時代的最強音說得連封資修的東西也不如：「不僅絲毫談不上創新和高明，甚至遠遠落後於四百多年前明代的封建文人許仲琳在《封神演義》中流露出來的識見：『一樹之果，有酸有甜；一母之子，有愚有賢。』」

## 一個年代的哀樂

區區一小段歌詞，既不淫穢又不崇洋，何必如此口誅筆伐？不是有一些老朽過份敏感呢？由於這類言論的出現，有評論家提出了許多怪誕的揣測。英國《觀察家》雜誌的記者 Jonathan Mirsky，

憑樣板戲選段近期在大陸媒介上重新得到播放這一點，甚至推論出打入了十八層地獄的江青可能會有重見天日的機會（見六月十六日《南華早報》）。當

哀樂，哀樂引起的條件反射只是悼念一個人而已，而一聽樣板戲立刻想起大大超過唐山大地震的非正常死亡的人羣來。」

童年而已。沒有人聽罷會去做李鐵梅、楊子榮或柯湘式的革命者。年輕人聽樣板戲而起哄的事情雖屢見不鮮，但恐怕最好的解釋是，青年秉性是愛「折

憑樣板戲選段近期在大陸媒介上重新得到播放這一點，甚至推論出打入了十八層地獄的江青可能會有重見天日的機會（見六月十六日《南華早報》）。當然，在中國來說，風吹確實難免草動，不過Minsky的估計太近乎荒誕劇了。

然而，從內地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來說，的確誰也不能否認，樣板戲的局部恢復（至今除了專家內部觀摩外，仍未會聽說哪個樣板戲全套演出過），是很容易激起中年及中年以上民眾反感與憤懣的。

其中像王若望這一類持有不同「戲見」的人，就對這個問題較為理智。他也在《團結報》上談論舊戲重演的困擾。他說：「若要問『文化大革命』時代的最強音是啥？全國一致的回答只能是樣板戲和報喜鑼鼓。可見樣板戲，不論其唱腔如何革新，原來的劇本母體如何白璧無瑕，由於它打上了那個可詛咒時代的深深的烙印，就賦予了那個時代的風貌、旋律和氣氛。」王倒主張一個平和的「控制利用」樣板戲的方法：「我認為樣板戲不可廢，只是在舞台上、影劇中，導演如要烘托『文革』的時代氣氛，最好的音響效果就是放兩段樣板戲，保證把觀眾引向身臨其境，毛骨悚然的精神境界。（《時代》『最強音』，《團結報》六月十四日）（按：話劇《WM》不就是用了《沙家浜》裏的一個唱段做知青苦悶歲月的陪襯麼？）

雖然樣板戲前兩年已開始在社會上重新流傳，對王若望及相當多的人來講，「革命戲」是在今年春節期間才大顯身手的。王寫道：「今年的春節電視聯歡晚會……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一上來就請樣板戲帶頭，這就刺傷了兩代人（老、中年）的感情……勾引起已過去了十年頭的那些恐怖、血腥、大破壞、大陰謀、大倒退的歲月……我寧願聽

哀樂，哀樂引起的條件反射只是悼念一個人而已，而一聽樣板戲立刻想起大大超過唐山大地震的非正常死亡的人羣來。」

### 折磨耳膜？

王若望並不是唯一的聽了樣板戲就覺得「彷彿有誰在我的舊傷疤上抹了一撮鹽」的人。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負責人鄧友梅今年三月底和港澳記者聚會時，與過去專演李鐵梅的劉長瑜談《紅燈記》，並且發生了衝突。劉以唱舊戲為主，但她還說：「現在我演《春草鬧堂》，演完了不唱一段《紅燈記》就不讓下場。」藉此以說明這個戲仍然有很多人喜愛。

鄧友梅卻不敢苟同：「京劇樣板戲……江青改編後帶上了幫派氣味。『文革』期間我被折磨，一聽到高音喇叭吹樣板戲，就像用鞭子抽我。我不主張更多地演樣板戲。今年春節文藝晚會很好，年輕人沒有經歷過『文革』，因此喜歡樣板戲，但更多的人討厭樣板戲。」（以上幾段話均摘自四月五日的《新民晚報》。）

有人對劉長瑜這種自我欣賞的態度進行分析說，劉對《紅》戲「唱段不離口」的作法，是由於文革當中她因為這個戲成了紅人，現在每次演唱這個節目，是心想當年。自然，這比較惡俗的解釋，亦可說是一般見識。至於說年輕人因為沒有經歷過文革，故能喜歡樣板戲，倒不如說對很多青年來說，革命家戲是類似西方青年回過頭聽披頭士和滾石的音樂，是一種茫然的懷舊感。不管怎麼說，中國的一半人口左右是在樣板戲的音響中渡過了青春；管它唱詞表露着多麼陰險的政治意識，有何種歷史背景，聽革命戲只不過是為了過過舊癮，追憶

童年而已。沒有人聽罷會去做李鐵梅、楊子榮或柯湘式的革命者。年輕人聽樣板戲而起哄的事情雖屢見不鮮，但恐怕最好的解釋是，青年秉性是愛「折騰」的，大陸不讓人們上街遊行或自由發展的士高俱樂部，因而青年很難得有發泄解悶的機會。聽聽樣板戲氣氣老頭老太太們，倒成了一部分人的興趣。在西方社會裏，很多青年是為了氣昏父母而故意亂聽極刺耳音樂的。現在中國也來這一套了。

### 流行和不行

對用流行樂器伴奏樣板戲（例如上述的「南腔北調大匯唱」，或光用樣板戲的旋律配上流行樂器的「影視音響大聯奏」，像廣州錄製發行的《幻影奇聲》磁帶），劉長瑜的看法是：「不能否定它，應該完善它，因為觀眾喜歡。」不過她認為雖然「電子音樂是有觀眾的，但是否作為京劇舞台音樂的發展方向，我認為不然。」

鄧友梅依然對任何形式的樣板戲在社會上流行反感。在一次聚會上，作家張賢亮也不甘寂寞插上了

一句說，他「希望京劇自由發展」。樣板戲的重新出籠和挖掘的確是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。曾經聽了多年樣板戲的我（甚至在上海期間也學唱了一些《杜鵑山》等戲裏面的唱段），也難判定這個問題孰是孰非。但我仍然覺得現代京戲，像西方現代歌劇以及 rock opera，是非常值得嘗試的。樣板戲會統治了中國文藝界多年，不少人難免對它懷有刻骨仇恨。不過，樣板戲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現象，為了不讓現代戲上的那十年也淪為空白，應當有人認真研究它，從中提煉一些能夠豐富中國當代戲曲手法的東西。